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九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四

尹洙

孫甫

謝絳

子景溫

葉清臣
楊察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
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

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
陽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爲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
會范仲淹貶勅榜朝堂戒百官爲朋黨洙上奏曰仲淹
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
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爲掌書記
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爲武備
不可弛叙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
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

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趙
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
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
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
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恭然不以兩河為顧是
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
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
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

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
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
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
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枝梧一也我衆
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
之二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
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
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

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十里之固而襲

新造之勢微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息戍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氐羗唐禿髮歷朝侵軼為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羗叛十四年用二百

四十億永和未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
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廊延四
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冗卒較其
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
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
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
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人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
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

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餼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

正盛秋旬閱當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師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衛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又為迷亨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課凡雜議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為經畧判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為韓琦所深知頃之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為經畧安撫使范仲淹韓

琦副之復以洙為判官洙數上疏論兵請便殿召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講滅併柵壘召募土兵省騎軍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時詔問攻守之計竦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為集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

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死乎行陣又為時所誣遂作憫忠辨誣二篇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

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為邱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疆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

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禍者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

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

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

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徃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徃徃憤嘆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

王不諱危亂所以存日親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仁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
涇原路經畧公事會鄭戩為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
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為前此屢困于賊
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
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滬
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是諭狄青械滬士廉下
吏戩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

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為償之又以為嘗自貸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為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為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構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

柳開始為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為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為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為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

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為永興司錄凡吏職
織末皆倚辦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
以小事屬甫衍與讌語甫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
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
學問徙知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蜀用
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
以為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意造錢
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

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行為樞密副使薦于朝授秘閣
校理是歲詔三館臣僚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
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為諷諫名三聖政範
改右正言時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
洪範五行傳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雪者赤青也人君
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
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
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青之怪終

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四夷也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為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

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
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時契丹
西夏稍強後宮張修媛寵幸大臣專政甫以此諫焉又
言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
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
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
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
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夏國乞盟甫上一利

四害曰宿兵以來國用空耗今若與之約和則邊兵可減科歛可省其為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使諭西人使臣中國今和議既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地之請朝廷已增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其為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往往復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威一旦因議和弛備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其為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終不敢

深入關中者以唃廝囉等族不附慮為後患也今中國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強大之勢自茲為始其為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紀綱弛而不葺及西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以救前弊今見戎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救矣其為害四也凡利害之機願陛下熟圖之又言張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乞歲賣青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臣以謂西鹽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

餘萬緡况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况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杜其意也蓋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出而出產無窮既開其禁則流于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來收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

得汲汲與和曲徇其請乎時陝西經畧招討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還朝甫建議請詔琦等條四路將官能否為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總管尹洙以滬違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為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衍屢薦甫洙與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甫嘗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學

亡術不可用帝難之由是求補外不許其後奏丁度因對求進用帝曰度未嘗請也度乞與甫辯且指甫為宰相杜衍門人乃以右司諫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再遷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為江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為侍讀卒特贈右諫議

大夫甫性勁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唐史藏祕閣

謝絳字希深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為杭州鹽官縣令葬富陽遂為富陽人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為梓州權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攻陷州縣濤嘗畫守禦之計賊平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亂亡之後田廬荒廢

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為豪右所
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主改秘書省著
作佐郎知興國軍還以治行召對長春殿命試學士院
會契丹入寇真宗議親征時曹濮多盜而契丹聲言趨
齊鄆以濤知曹州屬縣賦稅多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
潦百姓苦於轉送濤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
陽可取以餉軍願留曹賦繇廣濟河以饋京師轉運使
論以為不可詔從濤奏嘗使蜀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

宰相疑以為多濤曰有罪願連坐之奉使舉官連坐自濤始久之用馮拯薦復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知雜事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館累官至太子賓客絳以父任試祕書省校書郎舉進士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

時事嘗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天禧中上疏謂宋當以土德王天下時大理寺丞董行父請用天為統以金為德詔兩制議皆言用土德則當越唐上承於隋用金德則當越五代紹唐而太祖實受終周室豈可弗遵傳斷之序絳行父議皆黜不用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祕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丁母憂服除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請以真宗配之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以為不可尋出

通判常州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疏曰
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
旱百姓疫死田穀焦稿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
京房易傳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
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頽事者知誅罰絕理則
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
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
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修

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
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
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
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
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機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
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刺之咎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
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
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

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賢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故道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既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

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
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
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決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
納之會修國史以絳為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時濤官兩京且老矣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
論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皇帝
肇修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為飛白書額作贊
刻石閣下景德中國書寢廣真宗皇帝益以內帑四庫

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通宿廣內者有不待之名
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
其選也往者遭溝延燔未遑中茸或引兩省故事別建
外館直舍卑喧民欄叢接太官衛尉供擬滋削虧體傷
風莫茲為甚陛下未嘗迂翠華降玉趾寥寥冊府不聞
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
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漸
弊竊為聖朝惜之願闢內館以恢景德之制詔可絳雖

在外猶數論事奏言近歲不逞之徒託言數術以先生處士自名禿巾短褐內結權倖外走州邑甚者矯誣詔書傲忽官吏請嚴禁止嘗以墨敕賜封號者追還之還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亘田野墾入郭郭跳擲官寺井偃皆滿魯三書螟穀梁以為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歛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名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額方面之勢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為術或辯偽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

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為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
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
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畧不
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暮年條上理狀或
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
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
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敕計臣損聚歛之役勿起
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祲之禮百官備

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
謫調而聖言罔惑歟會郭皇后廢絳引詩白華陳申后
褒姒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兵部員
外郎上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
為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餘萬比詔
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簿書不存
則無所措置臣以謂不若推近及遠遍考歲用而裁節
之不必咸平景德為準也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

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內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
作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
索不已絳皆論罷之又言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
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
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
以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吏
部擬官舊視職田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為覈其
實以多寡為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初

改判禮院為知禮儀事自絳建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
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來遠而少
利不及民濱堰築新土為防俗謂之墩者大小又十數
歲數壞輒調民增築奸人蓄薪芟以時其急往往盜決
堰故百姓苦之絳按名信臣六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
水注鉗廬陂溉田至三萬頃請復修之可罷州人歲役
以水與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文學知名一時為
人修潔醞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

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景平好學著詩書傳說數十篇終秘書丞景回早卒

景溫字師直中進士第通判汝莫二州江東轉運判官興宣城百丈圩議者以為罪降通判知漣水軍神宗初知諫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真州提點江西刑獄歷京西淮南轉運使景溫平生未嘗仕中朝王安石與之善又

景溫妹嫁其弟安禮乃驟擢為侍御史知雜事安石方惡蘇軾景溫刻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其事訖無一實蘇頌等論李定不持母服景溫察安石指為辨於前已而事下臺景溫難違眾議始云定當進服又言薛向不當得侍從王韶邊奏誣罔寢失安石意然猶以嘗助已但改直史館兼侍讀不敢拜出知鄧州踰年進陝西都轉運使以不奉司農約束改知鄧襄澶三州加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右諫

議大夫知潭州章惇開五溪景溫協力招築論功進官
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知洪州應天府瀛州元祐初進寶
文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未滿歲御史中丞劉摯言其非
撥煩吏右司諫王覲言瀛州妖婦李自稱事九仙聖母
能與人通語言談禍福景溫在郡為所惑禮餉甚厚遣
十兵挈之入京數遣子慥至其處補李壻為小史使出
入官府宗大聲勢至縱嬖妾之弟醉毆市人為政若此
尚何惜而不加譴於是罷知蔡州三年初置權六曹尚

書以為刑部劉安世復論之改知鄆州再歷永興軍時
章惇為相景溫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人偃
蹇終未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為境惇用其說徙
知河陽卒年七十七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父參終光祿卿清臣幼敏
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均奇所對策
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禮
郎簽書蘇州觀察判官事還為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

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改鹽鐵判官上
言九事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興太學
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重縣令諸科舉人
取名大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得入仕聽武臣終三
年之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兵練將慎出令簡條約
詞多不載出知宣州累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
鹽鐵勾院進直史館是冬京師地震上疏曰天以陽動
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

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九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歷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恭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走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齧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

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
鑿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會詔求
直言清臣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清臣請外
為兩浙轉運副使並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
泄而民不敢訴嘗建請䟽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民賴
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院判國子監時陝西用
兵上言當今將不素蓄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
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二垂觀之若獲落大瓠外

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脫不幸戎馬倡突腹內諸
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于延州之寇
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
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使蚩蚩之氓無所倚而安者此
臣所以孜孜憂大軼之穿也今羌戎稍却變詐亡窮豈
宜乘即時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
日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元昊圍延州既解去鈴鐺內侍
盧守勲與通判計用章更訟于朝時內侍用事者多為

守勲游說朝廷議薄守勲罪而流用章嶺南清臣上疏
曰臣聞衆議延州之圍盧守勲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
康伯見元昊為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為事急不若退保
鄜州李康伯遂有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語自元昊退
守勲懼金明之失二將之沒朝廷歸罪邊將又思倉卒
之言一旦為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過於
人先為奏陳冀望取信正如黃德和誣奏劉平欲免退
定之罪尋聞計用章亦疏斥守勲事狀詔文彥博置劾

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特赦守勲此必有議者結
中人惑聖聽以為方當用師邊陲不可輕起大獄臣觀
前史魏尚陳湯雖有功尚不免削爵罰作案驗吏士何
况擁兵自固觀望不出恣縱羗賊破一縣擒二將大罪
未戮又自蔽其過矯誣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設用
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勲謀見賊之行乃是歸
歎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望詔彥博鞠正其獄苟用章之
狀果虛守勲之罪果白用章更寘重科物論亦允無容

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其後獄具守勲纔降湖
北兵馬都監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
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為起居舍人
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
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厨皆內侍領
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
與宋庠鄭戩雅相善為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
入翰林為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丁父憂言

者以清臣為知兵請起守邊及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
悅之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道由京師因請對改
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興軍浚三白渠
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
急務清臣聞之為條對極論時政闕失其言多劇切權
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
流則風俗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
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

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
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
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
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摠
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
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
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
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

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
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
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授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
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眾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
復以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舊制有三司使權使公事
而清臣所除止言權使自是分三等焉以戶部副使向
傳式不職奏請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訪近臣以
備邊之策清臣上對略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

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內侮也慶歷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樽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長太息

也今詔問北使詣闕以伐西戎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
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况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
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
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
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咎或肆侵
陵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
其能久居既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
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

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

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侗儻
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
裨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
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
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
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
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
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主者之吝

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為備則臣不知其所為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為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誑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躡請厚奉或身為內供奉而有遇刺之給或為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

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
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
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
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為難矣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
汴漕米繇河陰輪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
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
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
為待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天資英邁

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承祐妻舒王元偁女封郡主
給奉及承祐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妻以不加封請增月
給清臣執奏不可仁宗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
之清臣曰是終為微幸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數上書
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
百六十卷子均為集賢校理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從唐僖宗入蜀家于城都至其
祖鈞始從孟昶歸朝鈞生居簡仕真宗時至尚書都官

員外郎嘗官廬州遂為合肥人居簡生察景祐元年舉
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祕書省著作郎直
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鹽鐵
度支勾院脩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
少易之及行部數撻奸隱眾始畏伏察在部專以舉官
為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倚拾羨餘則俗
吏之能何必我哉召為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
時上封者請罷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為放軼以

襲唐體察以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為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前議遂寢晏殊執政以妻父嫌換龍圖閣待制母憂去職服除復為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御史何邴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

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
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又數以言事忤
宰相陳執中未幾三司戶部判官楊儀以請求貶官察
坐前在府失出笞罪雖去官猶罷知信州徙揚州復為
翰林侍讀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
學士知益州再遷禮部侍郎復權知開封府復兼翰林
學士權三司使內侍楊永德毀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
衛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

罷三司乃遷戶部侍郎兼三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
踰年復以本官充三司使餌鍾乳過劑病癱卒贈禮部
尚書諡宣懿察美風儀幼孤七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
自教之敏於屬文其為制誥初若不用意及藁成皆雅
緻有體當世稱之遇事明決勤於吏職雖多益喜不厭
癱方作猶入對商畫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為用神太竭
云有文集二十卷無子以兄子庶為嗣弟真舉進士第
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時人傷之

論曰當仁宗在位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嘉靖上下安佚然法制日以玩弛徼倖之弊多自西陲用兵關中因擾天子憫勞先元奮然欲用羣材以更內外之治于時俊傑輩出尹洙崎嶇兵間亦頗論天下之事孫甫馳騁言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絳文詞議論尤為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後清臣察繇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蹇蹇無所附麗為一時名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擢故奮勵不撓以圖報稱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五

韓丕

師頑

張茂直

梁顥

子固

楊徽之

楊澈

呂文仲

王著

呂祐之

潘慎修

杜鎬

查道

從兄陶

韓丕字太簡華州鄭人父臬晉開運中為曲陽主簿契

丹攻城陷沒焉母改適他氏丕幼孤貧有志操讀書于
驪山嵩陽通周易禮記為人講說常有山林之志家雖
甚貧處之晏如年長始學文開寶中鄭牧知文州與之
偕行遂薄遊兩川及牧知成都劉熙古延置門下掌書
奏以孫女妻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聲名藉甚公卿
多薦之者嘗著孟母碑返魯頌人多諷誦之解褐大理
評事通判衡州石熙載薦其文行代還以文學試中書
擢著作佐郎直史館賜緋魚未幾改左拾遺八年遷職

方員外郎知制誥雍熙初加虞部郎中二年與賈黃中
徐鉉同知貢舉丕屬思艱溢及典書命傷於稽緩宰相
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諧謔丕不能平又舍人
王祐以前輩負氣每陵轢面折之丕乃表求外郡出知
虢州就改職方郎中端拱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
河陽濠州丕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宦太宗
甚嘉重之淳化二年召入為翰林學士終以遲鈍不敏
於用俄罷職充集賢殿修撰知均州就遷給事中工部

侍郎徙金州召還充史館修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禮部
大中祥符二年卒不鈍厚畏慎似不能言者歷典州郡
雖不優於吏事能以清介自持時稱其長者云

師頑字霄遠大名內黃人父均後唐長興二年進士終
永興節度判官因家關右頑少篤學與兄頌齊名建隆
二年舉進士竇儀典貢舉擢之上第釋褐耀州軍事推
官以疾解久不赴調開寶中復為解州推官太平興國
初召還遷大理寺丞陝西河北轉運判官就改著作佐

郎秩滿遷監察御史通判永興軍府坐秦王廷美假公帑緡錢左授乾州團練副使尋復舊官六年改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徙知簡州轉起居舍人以公累去官復為殿中侍御史知資眉二州頑所至以簡靜為治蜀人便之代還遷侍御史知安州賜緡錢二十萬移朗州超拜工部郎中命知陝州賜金紫時西鄙用兵餼道所出軍士多亡命嘯聚山林為盜頑嚴其巡捕盜越他境改刑部郎中未幾召還真宗以其舊人素負才望而久次

于外累召對詢其文章頑謙遜自晦上益嘉之翌日命以本官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咸平二年與溫仲舒張詠同知貢舉明年召入翰林為學士五年復與陳恕同典貢部又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俄卒年六十七詔遣官護葬給其子仲回秘書丞奉終喪頑曠達夷雅措紳多慕其操尚有集十卷子三人仲回端拱元年進士及第至太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說殿中丞張茂直字林宗兗州瑕邱人父延昇以經術教授鄉里

茂直方弱冠慕容彥超據州城驅之守陴及周師破敵擁城守者列坐將斬之有卒挾刃謂茂直曰汝髮甚鬢惜為頸血所污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刃未及髮會得釋後勵志於學開寶中州將器其為人首薦之且給錢五萬以助其裝二年登進士第解褐海州推官進司農寺丞通判泰州為轉運使韋務昇誣奏徙監梓州富國監代還自陳得雪復通判靜安軍軍不領縣城闔之外即深州之下博茂直奏割下博隸焉進秩著作佐郎扈蒙

薦其才改秘書丞會福州民訟田命茂直按之將行留
不遣參知政事李至稱其端實命入益王元傑府為記
室參軍王好學多為詩什遇茂直甚厚雖受時果之賜
亦分餉焉王嘗遣使徵詩茂直援筆而就甚稱賞之端
拱元年召對賜金紫數日改度支員外郎三遷本曹郎
中真宗居藩時茂直與朱昂並在諸王府每預宴集屢
因酬唱識其名即位選用舊臣得茂直及昂與梁周翰
師頑輩相繼知制誥茂直既入西閣會元傑生且遣持

禮幣為賜復至舊府時人榮之茂直淳至寡言晚年多疾才思梗澀不稱職改秘書少監出知潁州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成務比部員外郎

梁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曾祖洵成武主簿祖惟忠以明經歷佐使府至天平軍節度判官父文度早世顥養於叔父王禹偁始與鄉貢顥依以為學嘗以疑義質于禹偁禹偁拒之不容顥發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質禹

偶大加器賞初舉進士不中第留闕下獻疏曰臣歷觀
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人文闡耀尚且渴於
共治旁求多彥設科之選逾四十等當時秉筆之士彬
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有良導化原樹治本
者享三百年得人之由也五代不競茲制日淪國家興
儒追風三代方今科名之設俊造畢臻秉筆者如林趨
選者如雲貢於諸侯考於春官陛下躬臨慎擇必盡至
公奈何所取不出於詩賦策論簡於心者援而陟之弗

於心者推而黜之寧無濫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闖茸妄
進濫廁科場者間亦有之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
士罔計賢否悉拔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
蓋聖人在上則內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同器甚非所
以正人倫淳風俗也况邱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
陛下誠能設科以擢異等之士俾陳古人之治亂君臣
之得失民生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
詩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疏上不報雍熙

二年復舉進士廷試方禹中獻賦太宗詔升殿詢其門
第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四年與梁湛並召為
右拾遺直史館賜緋判鼓門登聞院顥在大名佐趙昌
言昌言入掌樞密會翟馬周事顥坐貶虢州司戶參軍
起知魚臺縣就加大理評事召還遷殿中丞頃之復直
史館歷開封府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常博士丁
內艱起令赴職改右司諫真宗初詔羣臣言事顥時使
陝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還為度支判官咸平元年與

楊勵李若拙朱台符同知貢舉時詔錢若水重修太祖
實錄表顯參其事又同修起居注扈蹕大名詔訪羣臣
邊事顯上疏曰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
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
行譬如驕子之不可用又曰善為將者威振敵國令行
三軍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
孫武斬隊長而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
之兵法不可不正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傳潛

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陴翫寇老精兵於不用以
至蕃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北
蹂踐一空遂至殘妖未殄鑿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
父者也乃或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黜而不
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畧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
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
帥然後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臣嘗讀漢史李廣
之屯兵行師也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

刁斗以自衛遠於斥候未嘗遇害而廣終為名將士卒
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為游騎不齎軍糧
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為得策願於邊將中不以
名位高卑但擇其武勇謀畧素為眾所推服者取十人
馬人付騎士五十器甲完備輕齎糧糗逐水草以為利
往復扞禦不令入郡邑不許聚處遇有寇兵隨時掩捕
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
以待之遇游騎近城掩殺邊寇內量出兵甲援救如此

則棄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觀於勝負捍邊者不苟依
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非良籌且殊膠柱時論頗稱之
三年與李宗諤趙安仁並命知制誥賜金紫是年冬王
均平命為峽路安撫使歸掌三班韓國華判大理以斷
刑失中乃選顥以代之四年張齊賢使關右安撫以顥
為之副顥有吏才每進對詞辯明敏真宗嘉賞之凡羣
臣上封者悉付顥洎薛暎詳閱可否冬以河北饑盜命
與暎分為東西路巡檢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

會罷三部使以顥為翰林學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
元年權知開封顥美風姿強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
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上甚軫
惻賜贈加等所著文集十五卷子固述適適相仁宗別
有傳

固字仲堅幼有志節常著漢春秋顥器賞之初以顥遺
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院讓前命願赴鄉舉許之
大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解褐將作監丞

同判密州就遷著作佐郎歸朝改著作郎直史館賜緋
歷戶部判官判戶部勾院為人氣調俊爽善與人交踈
財慷慨尚氣義明於吏道馬元方領三司臨事麤率固
撫其曠闕之狀屢請對條奏嘗詔鞠獄時稱平審天禧
大禮成奏頌甚工無幾卒年三十三有集十卷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祖部仕閩為義軍校家世
尚武父澄獨折節為儒終浦城令徽之幼刻苦為學邑
人江文蔚善賦江為能詩徽之與之遊從遂與齊名嘗

肄業於潯陽廬山時李氏據有江表乃潛服至汴洛以
文投竇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中舉進士劉溫叟知
貢部中甲科同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命覆試惟徽之
與李覃何曠趙隣幾中選解褐校書郎集賢校理宰相
范質深器重之歷著作佐郎右拾遺竇儼纂禮樂書徽
之預焉乾德初與鄭玘並出為天興令府帥王彥超素
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平移峨眉令時宋白宰玉津多以
吟詠酬答復為著作佐郎知全州就遷左拾遺右補闕

太平興國初代還太宗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微之以數百篇奏御且獻詩為謝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語太宗覽之稱賞自是聖製多以別本為賜遷侍御史權判刑部嘗屬疾遣尚醫診療賜錢三十萬轉庫部員外郎賜金紫判南曹同知京朝官差遣會詔李昉等采緝前代文字類為文苑英華以微之精於風雅分命編詩為百八十卷歷遷刑兵二部郎中獻雍熙詞上賡其韻以賜端拱初拜左諫議大夫出知

許州入判史館事加修撰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
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
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
者多起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曷勸專勤師法
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
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材繇內及外之
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朝著拔首草
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廩稍且優

旌別斯在淹貫之士既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
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顧謂宰相曰徽之儒
雅操履無玷置於館閣宜矣未幾改判集賢院嘗詔預
觀燈乾元樓上嘉其精力不衰時劉昌言拔自下位不
踰時參掌機務懼無以厭人望常求自安之計童儼為
右計使欲傾昌言代之嘗謂徽之曰上遇張洎錢若水
甚厚旦夕將大用有直史館錢熙者與昌言厚善詣徽
之徽之語次及之熙遽以告昌言昌言以告洎洎方固

寵謂徽之遣熙構飛語中傷已遂白上上怒召昌言質其語出徽之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熙落職通判朗州徽之未行改鎮安軍行軍司馬真宗尹京妙選僚佐驛召為左諫議大夫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召對便殿諭以輔導意東宮建屬以徽之兼左庶子嘗出巡田真宗作詩言懷因以寄之遷給事中即位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俄兼秘書監咸平初加禮部侍郎二年春以衰疾求解近職改兵部仍兼秘書監入謝命坐勞之

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俾卿得以養性也是秋特置翰林侍讀學士命與夏侯嶠呂文仲並為之賜宴秘閣且褒以詩未幾以足疾請告上取名藥以賜郊祀不及扈從錫賚如侍祠之例車駕北巡徽之力疾辭於苑中上顧謂曰卿勉進醫藥比見當不久也及駐蹕大名特降手詔存諭明年春正月車駕還又遣使臨問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五十萬絹五百匹錄其外孫宋綬太常寺太祝姪孫偃集並同學究出身徽之純厚清

介守規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進者嘗言溫仲舒寇
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寢薄世謂其
知言徽之寡諧於俗唯李昉王祐深所推服與石熙載
李穆賈黃中為文義友自為郎官御史朝廷即待以舊
德善談論多識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酷
好吟詠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既沒有集二十卷留於
家上令夏侯嶠取之以進徽之無子後徽之妻士卒及
葬復以緡帛賜其家

澈字晏如徽之宗人也世家建陽父思進晉天福中北
渡海因家於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澈幼聰警七歲讀
春秋左氏傳即曉大義周宰相李穀召令默誦一無遺
誤穀甚異之年十六思進為鎮趙從事會昭慶令缺使
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鄰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千
徑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為筏順流而下既至執事者
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澈以狀對乃更嗟
賞建隆初舉進士時實儀典貢部謂澈文詞敏速可當

書檄之任調補河內主簿再遷青州司戶叅軍知州張
全操多不法澈鞠獄平允無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試
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江南平改通判虔州令就
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既入境偽帥郭再興擁兵自固澈
單騎直趨其壘諭以朝廷威信再興即奉符以代澈悉
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凡五百人為一綱部送京師土
豪黎羅二姓聚衆依山謀亂澈率兵平之擒二豪械送
闕下遷右贊善大夫知淄州事親以孝聞求便侍養徒

同判青州三遷祠部員外郎復知淄州又知舒州累轉
祠部郎中咸平初遴選王府僚佐以澈為雍王府記室
參軍賜金紫加度支郎中景德初車駕幸澶淵王為東
京留守澈遷兵部郎中充留守判官軍巡囚逸王驚而
感疾及薨又得閨門殘忍之狀坐輔導不善免官未幾
起為祠部郎中卒年七十四子巒淳化進士職方員外
郎

呂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偽唐歙州錄事參軍

文仲在江左舉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掌宗
室書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稍遷少府監丞預修太平
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上每御
便殿觀古碑刻輒召文仲與舒雅杜鎬吳淑讀之嘗令
文仲讀文選繼又令讀江海賦皆有賜賚以本官充翰
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侍書學葛湍亦
直禁中太宗暇日每從容問文仲以書史著以筆法湍
以字學雍熙初文仲遷著作佐郎副王著使高麗復命

改左正言巡撫福建未幾賜金紫加左諫議大夫淳化
中與陳堯叟並兼關西巡撫使時內品方保吉專幹權
酷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訟其培克者甚衆文
仲等具奏其實太宗怒甚亟召保吉將劾之反為保吉
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所坐皆細事而素巽懦且耻與
保吉辯對因自誣伏遂罷職既而太宗知其由復令直
秘閣踰月再為侍讀一日召於崇政殿讀上草書經史
故實數十軸詔模刻于石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

判吏部銓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審官院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受詔集太宗歌詩為三十卷詔書加獎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鞠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仇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

遇廢棄而已但籍其名吏察其為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馭之日擯斥之未為晚也上從其言三年遷工部侍郎復為翰林侍讀學士文仲久居禁近頗周密慎一日早朝暴得風疾請告踰百日詔續其奉明年改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未幾卒錄其子永為奉禮郎文仲富詞學器韻淹雅其使高麗也善於應對清淨無所求遠俗悅之後有使高麗者必詢其出處然性頗齷齪不為時論所許有集十卷

王著字知微文仲同時人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
世家京兆渭南祖賁廣明中從僖宗入蜀遂為成都人
賁仕王建為雅州刺史父景瓌萬州別駕著偽蜀明經
及第歷平泉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闕授隆平主簿凡
十一年不代著善攻書筆迹甚媚頗有家法太宗以字
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太平興國三年轉運
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寺丞史館祇候委以詳定篇韻
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于

御書院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書文筆法為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雍熙二年遷左拾遺使高麗端拱初加殿中侍御史二年與文仲同賜金紫明年卒特加贈賜錄其子嗣復為

奉禮郎

呂祐之字元吉濟州鉅野人父文贊本州錄事參軍祐之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洋州改右贊善大夫出為泰寧軍節度判官移天雄軍召拜殿中侍御史決獄西蜀還知貝州換右補闕直史館通判吏部南曹遷起居舍人端拱中副呂端使高麗假內庫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濤舟欲覆祐之悉取所得貨沉之即止復獻海外單皇澤詩十九首太宗嘉之仍蠲其

所貸淳化初判戶部勾院會分備三館職以祐之與趙
昂安德裕並直昭文館俄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同知
貢舉有東野日宣者祐之以妻族嘗薦舉之坐鞠獄陳
州不實貶官祐之亦降授殿中丞再直史館未幾復知
制誥太宗嘗閱班簿擇近臣舉官覩祐之姓名宰相因
言其前坐舉無狀上曰此正可令贖過矣即取祐之馬
至道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審官院出知襄州徙
壽州真宗即位轉給事中復知襄州移昇州歲餘又典

襄陽歸掌吏部選事知通進銀臺司與呂文仲並拜工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自置侍讀侍講甚艱其選至是裁七人祐之第其名氏刻石于秘閣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趨競所至無顯譽備顧問不能有所啓發會文仲以疾罷近職祐之亦出為集賢院學士仍並遷刑部侍郎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一有集三十卷

潘慎修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修少以父任為秘書省正

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
李煜遷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
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鎰入賀慎修以為國且亡當待
罪何賀也自是每羣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
其得體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
修為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修掌記室許之煜卒
改太常博士歷膳部倉部考功三員外通判壽州知開
封縣又知湖梓二州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

官知直秘閣慎修善奕碁太宗屢召對奕因作碁說以
獻大抵謂碁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
則能守禮則從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
庶幾可以言碁矣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俄與直昭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考功二部
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為兩浙巡撫使俄同修起居注
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儒雅宜留秘府止聽
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為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從

幸澶州遘寒疾詔令肩輿先歸明年正月卒年六十九
賻錢二十萬絹一百匹慎修疾雖亟精爽不亂託陳彭
年草遺奏不為諸子干澤但以主恩未報為恨上憫之
錄其子汝士為大理評事汝礪為奉禮郎令有司給舟
載其柩歸洪州慎修風度醞籍博涉文史多讀道書善
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多過實真宗一
日以問慎修對曰煜或懵理若此何享國十餘年他日
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慎修溫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

喜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遊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之有集五卷汝士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旁親所訟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竒之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直澄心堂江南平授千乘縣主簿太宗即位江左舊儒多薦其能改國子監

承崇文院檢討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況謫見如此乎普言于上即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贊善大夫賜緋魚歷殿中丞國子博士加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詢鎬經義進對稱旨即日改虞部員外郎加賜金帛又問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為難得之貨何也鎬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又嘗召問天寶梨園事敷奏詳悉再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與朱昂劉承珪編

次館閣書籍虞部郎中事畢賜金紫改直秘閣會修太祖實錄命鎬檢討故事以備訪問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因以命錫鎬加都官郎中從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之禮時鎬先還備儀仗命馳騎問之鎬以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為對預修冊府元龜改司封郎中四年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賜襲衣金帶班在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此職儒者榮之大中祥符中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三年又置本閣學

士遷鎬工部侍郎充其職上日賜宴秘閣上作詩賜之
進秩禮部侍郎六年冬卒年七十六錄其子渥為大理
寺丞及三孫官鎬博聞強記凡所檢閱必戒書吏云某
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多名問
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
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年踰五十猶日
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所居僻
陋僅庇風雨處之二十載不遷徙燕居暇日多挈醪饌

以待賓友性和易清素有懿行士類推重之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祖文徽仕南唐至工部尚書父元方亦仕李煜為建州觀察判官王師平金陵盧絳據歙州遣使傳檄至郡元方斬其使及絳擒太祖聞元方所為優獎之拜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道幼沉寔不羣罕言笑喜親筆硯文徽特愛之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鰕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鰕尺許以饋又剗臂血寫佛

經母疾尋愈後數年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第解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為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道通判遂州召對出御書歷俾錄其課給以實奉至道三年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獎遷秘書丞俄徙知泉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依險為柵者其酋何彥惠集其徒二百

餘止西充之大木槽，彀弓露刃，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湏臾爾其黨，豈無註誤耶？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順。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帶，驛奏璽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審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庶臻治平。

以召和氣今觀所至或匪盡公蓋無懲勸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紕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為賞罰從之俄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道名聞策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出為西京轉運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下衮為鹽鐵副使與道同候對將升殿遽出奏牘請道同署及上詢

問事本道素未省也不能對遂以本官罷出知襄州卒不能自辯亦無愠色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部員外郎預修冊府元龜三年進秩兵部為龍圖閣待制與張知白孫奭王曙並命為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獄奉使契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真宗退朝之暇召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虛已李行簡預焉天禧元年以耳聵難於對問表求外任得知虢州將行上御龍圖閣飲餞之秋蝗災民歎道不候報出官廩米

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
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二年五月卒訃聞真宗軫惜之
詔其子奉禮郎循之乘傳往治喪事遷大理評事賦祿
終制道性淳厚有犯不較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
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已錢償之以是頗不治嘗出按
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
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
甚貧多聚親族之惇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

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
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
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
傾褚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
甚質女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措紳服其履行好學
嗜奕棊深信內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
玩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
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從兄

陶

陶字大均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補常州錄事參軍歸
朝詔大理評事試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
權判大理寺賜緋斷官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辯
得雪遷工部郎中俄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五年宋博
為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以陶代真宗曰聞陶
亦深文當加戒勗即遷秘書少監判寺事時楊億知審
刑陶屢攻其失又命代之賜金紫陶持法深刻用刑多

失中前後坐罰金百餘斤皆以失入無誤出者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進士後為都官郎中慶之太子中舍

論曰典誥命者以詞章典雅為先侍講讀者以道德洽聞為貴自昔皆難其人至宋尤重其選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為樂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備顧問真宗克紹先志兼置侍講學士且因內閣以設職名俾鴻碩之士更直迭宿相與從容講論以丕之清介頑之和

豫顥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領詞職固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韻淹雅慎修之醞藉該貫杜鎬之博聞強識查道之純孝篤義置諸左右啓沃尤多豈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趨競徽之深疾幸進風采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嘗謂溫仲舒寇準以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寢薄君子以為名言云

宋史卷二百九十六